

中国西部文学作品选

吾乡

吾土

秦汉一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中国西部文学作品选

吾乡

吾土

秦汉一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吾乡吾土/秦汉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0. 5

(中国西部文学作品选丛书/杜哲主编)

ISBN 978-7-227-03374-5

I. 吾… II. 秦…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4650 号

吾乡吾土

秦 汉 著

责任编辑 苏吉宁 杜 哲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网 址 www.nxcbn.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10mm×960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180 千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3374-5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乡者，故乡也，

土者，民间也。

吾乡吾土，是故土，是老家。

我的老家在陕北黄土高原——米脂刘家渠。那是一个被黄天厚土包围的偏僻静谧的小村庄，那是我父亲出生的地方。我没有在刘家渠生活过，我是在榆林镇川堡出生的，镇川堡地处陕北丘陵沟壑区北部，毛乌素沙漠南缘，无定河中游东岸，是榆林市的南大门。

无定河由西向东南斜穿中部，形成丘陵地区川道。东南西邻米脂县城 14 公里，北距榆林城 65 公里，西距横山县城 93 公里，东距佳县县城 62 公里，201 国道西（安）包（头）公路、神延铁路均从境内穿过。优越的地理条件和历史的原因，造就了镇川陕北物资集散地和商贾经济发展桥头堡的地位。

历史上的镇川作为塞上咽喉，一直为兵家必争之地，战争的狼烟燃烧过这片土地，将士的鲜血浸透过这片土地，商贾的字号繁盛过这片土地。这里民风淳朴，地灵人杰，英雄辈出，留下了许多动人魂魄的千古传奇。虽然它早已失去了原来的面貌，商贾云集、血性刚烈的英雄时代，蛮勇过人的浪漫时代早已像空谷回音一般，渐行渐远。但是，老人们讲述的古朝在我幼稚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我似乎从小就得到了超民族、超地域的某种神传，为我后来闯荡江湖、远走他乡、著书立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在镇川自然山川和父老乡亲们的熏陶下成长起来。

随着阅历的增长，我早已淡出江湖，淡泊名利，心静如水。每天一个人坐在书斋里，打开电脑机械地敲打出一些文字，向读者朋友们倾诉与交流。累了，打开窗户呼吸一点新鲜空气，望着窗外苍老浮云和远山斑驳积雪，思绪飞到九霄云外，如天马行空，心中豁然开朗，如遇高僧点拨，对于一些尖锐复杂的社会问题顿时释然。

众所周知，人文关怀作为一种崇尚和尊重人的生命、尊严、价值、情感、自由的精神，是古往今来很多优秀文学作品共同关注的母题。多元的社会为人性的表达释放出了更大的空间，身处社会大转型时期的作家，自然有着更大的用武之地。

对于故乡来说，我是她的游子，少小离家，故乡对于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但是我永远也忘不了养育过我的小米汤，忘不了关照过我的众乡亲。新疆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对这片土地同样有着特殊的感情，这里是我工作和生活的地方，这里成就了我的事业。闲暇之余，我经常 would 写下一些有关故乡和第二故乡的文字，现汇集起来献给我的两个故乡，献给我的父老乡亲。

虽然说第一故乡孤独而又贫寒，但是游子离别却始终眷恋。为了不至于顾此失彼，出版这部作品集时，分为两辑：上篇《吾乡吾土》，下篇《感悟天山》。透过里面的文章，乡亲和读者朋友们可以从我的心路里程，作一次横跨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西部卧游。

著此短文，是为序。

目 录

上篇 吾乡吾土

一座“废城”讲述什么	(3)
根在刘渠	(6)
外爷	(10)
父爱无言	(12)
母亲	(16)
一条毛菜瓜	(18)
槐花香	(20)
卖猪娃	(23)
境界	(25)
父亲的手	(27)
嗜好	(29)
品味国酒	(31)
唐装	(33)
上网	(35)
童谣里的美食	(37)
干炉	(40)
热腾腾的那个油糕哟	(43)
我爱唱家乡的信天游	(46)
绝唱	(48)
山丹丹开花背洼洼红	(51)
对酒当歌	(53)
陕北唢呐	(57)
闹红火	(60)

说古朝	(64)
镇川的哀伤	(68)
陈年滥谈	(77)
气节	(80)
故乡的土地	(83)
激情岁月	(86)
最忆梅花楼	(93)
活法	(96)
览胜心得	(99)
黑龙潭	(108)
乡音	(112)
回家的感觉	(114)
乡路情长	(116)

下篇 感悟天山

感悟天山	(123)
拜见雪莲	(124)
巩乃斯掠影	(126)
巴音布鲁克的世袭贵族	(132)
草原染绿的爱	(136)
博爱，维系草原生态的血脉	(141)
草原鱼香	(148)
感恩草原	(151)
牧殇	(155)
悟道	(165)
开都河水天上来	(173)
接受熏陶	(177)
驼乡拾梦	(181)
回望开都河上的桥	(184)
遍地葵花	(189)
波斯腾湖散记	(191)
飞鸿鸣唱落霞湾	(199)
后记	(201)

上 篇

吾鄉吾土

連增玉



一座“废城”讲述什么

镇川的城垣已经消失，而今只剩下一座武墩供人凭吊。但是上了年纪的镇川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镇川有城堡时的模样。

2005年春节我回乡探亲时，发现家里的墙上贴着一张镇川堡素描图，这使我感到格外的惊喜。

图上的有些标志性建筑是我小时候见过的，有些我记事时已经不复存在了。

看到这幅图我如获至宝，父亲见我如此喜爱这张图，就从墙上揭了下来，交给了我，说你拿去研究吧。

据史料记载：明正德十年（1515年）8月，蒙古人俺答率卒沿无定河川掳掠。战乱闹腾得民不聊生。明朝中叶，为抗击北逃的元裔蒙骑兵，修长城、建榆林城堡后，战祸有所减少，但河套蒙骑经常南犯偷袭，大肆掳掠烧杀而去。

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为抗御鞑靼“南下蹂躏此地苦甚”，延绥巡抚张珩（字佩玉，山西左州人）在无定河东川修筑了一座高2.4丈，周长1.3里的城堡（即镇川镇今汽车站至万善桥），“筑城垣一里三，设官率军五十人以守之”，同时在北城垣东、西大川筑起防鞑靼“入腹孔道”的封墙，并建斥武墩5个。

清同治年和民国24年（1935年），为防御回军进攻，县府令镇川守军带领百姓又对镇川堡城垣进行一次较大规模扩建。同时还在薛家寨、瓦岗寨、药寺殿、万佛洞相继修筑了4个军事堡垒工事。

民国26年（1937），驻榆林国民党二十二军团长张采芹部进驻镇川，后将镇川城堡向南扩至张庄村。

镇川堡的选址颇有战略眼光，她是一条大川，南北长约6里、东西宽约4里少，城墙高约2.4丈，依山傍水，易守难攻，固若金汤。应该说，这是张珩和张采芹等守军的一项重大功业。

镇川堡的堡垒毁于民国35年（1946年）10月，镇川堡获得解放，随

后出于战争的需要，逐步将城堡拆除。

解放初期，镇川北门外的无定河畔，尚存一个武墩，南门滩炭店里尚存一个武墩。我小时候还可以依稀从农田里看得出镇川有堡垒时候的模样，虽然历史留给我们的仅仅是一些残墙破堆，但那毕竟是一段历史悲歌的英雄见证！

现在，一切荡然无存了。

中国古城堡废墟多矣，像镇川堡的选址，并不多见。镇川堡是明朝的国防工事，故而不同一般。他巍然耸立在瓦岗寨下、无定河畔，历时 390 多年，在完成了防御功能之后，悲壮地被毁，堪称一座英雄之堡。

遥想当年鞑靼南犯，镇川堡虽然仅有守军五十，鞑靼纵马驰骋，挥舞砍刀，弓箭如雨，向城堡发起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城堡中的老百姓好像被挤压在不是爆发就是寂灭的境地，一切都是一成不变又动荡不安的，是大风暴来临的那种征兆。他们焦虑、彷徨、惊惧、绝望，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残酷的过程，可是，在守军将领的指挥下，士兵和老百姓同仇敌忾，奋勇抗敌，虽然伤亡惨重，但却严防死守，可谓一城忠烈！

同治六年（1867）10 月下旬，回军马化龙部围攻镇川，兵临城下，城堡之中军民联防，日夜轮流值守，整个城堡如同铜墙铁壁，回军攻城，遭到镇川军民的奋力抵抗。11 月初，驻榆总兵陶茂森派右营游击李允芳率兵 300 人前往镇川援救，在碎金驿被回军击退，回军又追至姬家坡将李允芳部包围，战到当晚，清军全部覆灭，李允芳自焚身死。

透过这些历史片段，我们不难看出镇川曾经是先人浴血奋战的古战场，是一个神奇的古镇，一个英雄的古镇，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古堡。晋商古道，曾经繁华辉煌；大漠边关，曾经金戈铁马；悠悠岁月，沉寂了它无数的故事，但这里的人们那淳朴善良和勇敢的秉性，却依然在继承和光大。环顾古镇的环境，体验淳朴的乡情，真让人无限感慨：这里是一片没有被现代文明侵蚀的安静的土地。我们对这个充满神秘感的古镇无形中又增添了几份敬意。

有些历史像日历，在岁月的长河中一页页的撕去，有的历史却像雪片，当时能看得清，过不了多久就没了踪影。能够被记载下来的历史都有其重要意义。被遗忘的历史或许是一些文明的碎片。

历史是什么？我想应该是往事，是故人，是时空留下的履痕，是一隅沧桑的建筑或是坍塌的遗址吧。至于他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谁也说不清楚。

镇川堡在历史的演变中承载了近 400 年的兴衰，以阶段性的时代变迁

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镇川堡从建堡到现在早已面目全非了。远的不说，仅我记事以来所经历过的“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镇川镇的模样可谓旧貌变新颜，西部大开发中的镇川，已经成为陕北经济建设的桥头堡，市场经济在此异常活跃，虽然市场的繁荣与发展、建筑的增加、铁路、高速公路横穿而过，但镇川的耕地却越来越少了，因为它就是那么宽的一条川道，它无法扩张，它不像榆林，榆林城市的肚子像孕妇一样在快速隆起膨胀，但是镇川不行，它可以接纳川流不息的商贾和消费者，它只是他们的驿站。随着各地交通条件的改善，镇川将会逐渐失去它现有的“旱码头”地位。我在想，假如有一天镇川的市场一旦萧条了，那么我那些失去了土地的父老乡亲们该怎么办？

历史的发展不会随着人的意志而改变，或许，有人会认为我在杞人忧天，故乡的未来自会有它必然的出路。

根在刘渠

我的老家在米脂县刘渠村，那是我父亲出生的地方。刘渠在大山的怀抱里，离米脂县城和黄土高原上的川道有 20 华里的路程。

刘渠是黄土高原上常见的那种自然村，山大沟深，村民们居住在半山腰上打出的土窑洞里，开门就见山，出门就爬坡，吃水要到半山腰上的一个石头缝里流出来的山泉去里取，挑一担水至少需要半个多小时。

父亲的童年很不幸，他三岁丧父，自幼孤苦伶仃。后来他跟着我奶奶来到镇川堡，镇川离刘渠 20 华里，每去一趟翻山越岭，要走三四个小时，我小时候跟着父亲去过几回，在我的记忆中，那个地方不但遥远，而且还贫穷，除了满山遍野的杏子，刘渠再没有一点让人留恋的东西。

刘渠也和陕北其他村子一样，靠天吃饭。尽管如此，我父亲从来没有嫌弃过那个穷山沟，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他更加思念那里，只要同宗同族谁家有个红白喜事，他有请必到。

听弟弟妹妹们说，他们都考虑到父亲上了年纪，而且有腿疼的毛病就劝他把礼金捎去，人就不要去了。可是谁也劝不住他，他会不顾腰腿疼痛，步行几十里崎岖的山路。

记得 2005 年春节，我回故乡探亲时就遇上老家族人娶亲，父亲接到邀请又要去贺喜，我和二弟三弟都劝他冰天雪地的不要去了，他说这是家门自己的事，不去不行。

还是母亲最懂得父亲的心，她说只要他不嫌累就让他去吧，如今这把年纪了，放开让他去，他还能去几回？

父亲走了之后，母亲对我说，你们不懂你父亲的心情。是啊，刘渠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他这一生没啥走处，人常说“叶落归根”，那里的一草一木在他的眼里或许能够唤起多少童年的回忆。

前些年，父亲的叔伯兄弟在世的时候，镇川还有一位亲戚。那是我父亲大伯的长子，名叫刘兆庆，年长我父几岁，我们管他叫大伯。我小时候就常听父亲说大伯是我们最亲的人，大伯去世之后，父亲有一种失落感，

他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刘渠对我来说，只有一个老家的概念，那里有个叔伯的二伯一家，其他族人我几乎都不认识。但是父亲不一样，他常对我说，我们刘渠刘家 and 泥沟刘家是一个祖宗。他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见到刘渠人或者泥沟人，都感到很亲切。不管认识不认识，人家有求必应。

以前，我外爷家的院子里就住了一位泥沟的刘兆功，从他的脸形上看，确实与我父亲还有点像。父亲见了刘兆功就感到很亲切。刘兆功有个儿子叫存住，是个独苗，从小娇生惯养，参加工作到了宝鸡，很少回镇川，我有几十年没有见过他了。

家门自己，是血脉凝结的亲情，就像打断骨头连着筋，骨子里比别人要亲近得多。

我在库尔勒遇到了一位名叫刘德成的部队转业干部，聊起来方知他是我的同族。出门在外，遇到同宗同族的人自然感到由衷的高兴。刘德成是从安塞当兵的，大概是小时候跟着大人们逃荒到了安塞的。过去陕北一旦遇到自然灾害，生活不下去的人们就会往延安的梢沟里跑，“梢沟”就是深山老林，野菜、野兽多的是，人们可以采捕野味养家糊口。

刘德成的相貌与我父亲十分相似，我还是从刘德成那里知道了我们宗族家谱的一点排辈。刘德成一家虽然离开米脂多年，而且父亲早亡，但是，其母仍然让子女们铭记着宗族家谱，从这一点上看，说明人无论走得有多远，都忘不了根。

我爱人她们单位有一位名叫刘兆佬的人，一个偶然的机会有我们听说了对方的情况，都想认亲，于是就通过电话联系了一次。电话里我们谈起老家、谈起家族，都感到很激动。全国这么大，可是我就在新疆遇到了两位同宗同族的人，这说明我们这个家族的人丁兴旺啊。探家的时候我把这些事说给父亲听，听父亲说，仅他知道的我们这个家族里就有在北京、上海、兰州、天水、西安、铜川工作的好多人呢。

刘姓在百家姓中算得上是一个人口较多的姓氏。刘姓源出主要有三：一是出自祁姓，为炎帝尧陶唐氏之后。后来祁氏被封于刘国，亦即今河北省唐县。其子孙以国为姓，史称刘氏正宗；二是出自姬姓，为周太王的后裔。相传周武王驾崩后，周成王继位，封王季的儿子于刘邑，今河南偃师，其后裔以地为氏，便成姬姓刘氏；三是出自他姓，为他族、他姓改嫁或赐姓刘。

据史料记载：汉高祖刘邦为解除匈奴的威胁，将公主嫁给匈奴人领袖冒顿和亲。依照匈奴的习俗，贵者皆从母姓，于是公主所生子女，便为刘

姓；齐人娄敬因多次向刘邦献策立功，刘邦赐其姓刘；刘邦为了感谢项伯曾多次救助他，赐他刘姓，并对项伯的遗族多人封侯，皆赐姓刘氏；还有东汉的王常，曾起兵反对王莽，在昆阳之战中立大功，后被更始帝刘玄赐姓刘；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将鲜卑族的复姓独孤氏改为汉字刘姓，成为当时大姓之一。其他人迁中原的少数民族也有改作刘姓的。

刘姓历史悠久，源自帝尧的刘氏，源地在今河北省唐县。源自周太王的刘氏，源地在今河南省偃师县西南。据史书记载，初期之刘氏，发现于陕西、甘肃，至西历纪元前三百年始向河南、江苏移动。后来刘氏建立东、西汉两朝，统治天下，于是其子孙分布于天水、中山、南阳、彭城、东平等十四处之多。汉末三国之际，中原的刘氏为避“董卓之乱”不断向四方迁徙，主要是向东南投奔孙吴和向西南进入四川投奔蜀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刘氏大举南迁，在江南影响很大。唐代和宋代，刘姓已遍布大江南北，盛于全中国，直至今日。

历史上刘氏名人甚多，彪炳史册的有：汉高祖刘邦，江苏沛县人。于公元前211年建国称帝，国号汉，定都洛阳，后迁都长安，史称西汉；刘向，江苏沛县人，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是我国目录学之祖；刘秀，南阳蔡阳人，东汉开国君主，史称光武帝，建武元年称帝，定都洛阳。后消灭了各地割据势力统一了全国；刘备，即蜀汉昭烈帝，三国时蜀汉的建立者。曾投靠曹操、袁绍、刘表等人。后得诸葛亮辅佐，采用联吴抗曹策略。于建安十三年大败曹操于赤壁。公元221年正式称帝，建都成都，国号汉；刘渊，匈奴人，十六国时汉国建立者，西晋末年起兵反晋，称大单于，后改称汉王。永嘉二年称汉帝，建都平阳；刘禹锡，唐代著名文学家、哲学家。所著《天论》三篇，为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及辩证法哲学著作。

2006年4月15日，我的报告文学作品《红枣书记》获得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和《报告文学》杂志社举办的“先锋杯”全国报告文学征文一等奖，我在北京领奖期间有幸见到了陕西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雷涛先生。这是我第二次与他相见，第一次是在贾平凹先生五十大寿时，所以这次在京城见到雷书记当然觉得格外亲切。

交谈中，雷书记得我是陕北米脂人，而且姓刘，再看我的长相，他说：你的血统可能与西夏有关。近年来研究发现，西夏王赫连勃勃姓刘，西夏战败之后，大部分百姓被驱逐到银州（今米脂县）和绥德一带定居。

如此说来，我身上真得流淌着前朝一个英雄民族的血液？我大爷在世时，曾给我讲起过，我们是闯王李自成的得力干将刘宗敏的后代。2005年

第6期《报告文学》杂志有一篇题为《做嫁衣者礼赞》的文章，是写《十月》、《当代》杂志著名文学编辑章仲锷的，其中第76页上有这么一段文字：“章仲锷与刘心武在《十月》编辑部是同事，也是北京师范学院的前后同学，但出身背景不同。刘心武，祖籍四川，自称是李自成麾下大将刘宗敏的后裔。刘宗敏原配夫人在闯王失败后，率领刘姓族人为逃避清军诛戮而远走四川僻乡，又生存繁衍起来。当地人皆知这个家族的首领是大脚刘老太婆。爷爷是当年清华大学国学院的名教授。”

在看到上述文字之前，我从来没听说过刘宗敏夫人远走四川一说。但是在我们家乡，人们都知道，李自成的后裔为了不被清军杀绝，改称叶姓的传说。

我没有攀高枝的意思，不过我为刘姓历朝历代人才辈出而感到由衷的高兴，这是刘氏的荣幸。如果说刘心武先生真的是刘宗敏的后裔，那么我们应该是一家人，我想诚挚的邀请他回故乡看一看，因为我们的根在刘渠。

外 爷

在我的老家，人们把外公叫做外爷。我的外爷常文元解放前是当地颇有名气的商人之一。从我记事起，他已经在公私合营的时候成了镇川百货门市部的一名会计。

外爷性格刚强，为人诚恳，侠义干练，乐善好施，无论什么时候都很开明，不失君子之风。所以，他在镇川堡很受人们尊敬。

外爷能写一手很好的小楷，拨算盘珠子的速度又快又准确。我小时候特别欣赏他这两方面的才能。

听当地的老人们讲，我外爷年轻的时候生意做得很大，走南闯北到处都有自家的字号。

不过，外爷很少向我们谈起他的过去。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课文里有毛主席著作中的《为人民服务》，我问外爷知不知道李鼎铭先生，他说知道，并且告诉我，李鼎铭先生在当选边区人民政府主席之前是个医生，他在延安见过李鼎铭先生。中央红军到达延安后，外爷为边区政府采办过许多政府需要的货物。

由于舅舅在延安工作，外爷和外婆的生活用水就靠我们到井里去挑。我们家和外爷住在一条街上，相距一千多米，我小时候是在外爷、外婆的呵护下长大的。

外爷对我管教很严，每天都要检查我的作业，教我做人的道理，常给我讲一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规范，比如“仁义礼智信”，他说：“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这种先义后利，以义制利的心智素养，是商人在从事商务活动中最重要的经营之道。

外爷喜欢看书，这方面对我是一种熏陶。他经常教导我不要羡慕别人的吃喝穿戴，要有远大的志向，学好文化，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外爷有一位结拜兄弟，名叫苏世云，他们两人年龄相仿，相貌也如同亲兄弟一般。苏世云老先生家在米脂县苏家沟，他每次到镇川赶集的时候就顺便来看望我外爷。老哥俩在一起时情同手足。